

归队

■李金明

在阳光下,风从墓碑旁轻轻掠过,蟋蟀在歌唱……我深深感到,平津战役发生、发展过程的每一天,都有共产党员在带头冲锋。

在搜集烈士名录时,我特别注意新保安之战。因为这个地名,与我有些渊源。国民党第35军被阻拦在新保安后,华北军区第2兵团各部队源源赶向新保安。第63军第564团的一个连长,就是我父亲。该军前身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弥漫的冀中平原,我父亲就在那里参加了游击队。他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枪伤。我曾问他在哪里伤的?他说:“新保安。”12月初,第63军北上途中,兵团突然改变命令:“火速前进,务于8日前从新保安西、南面包围第35军。”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已经连续十几天行军,非常疲劳。但是听说要打35军,都异常兴奋。因为10个月前,他们在滦水曾与35军有过一次血战。当时,第63军险中取胜,消灭第35军1个师。

1948年12月22日7时,华北军区第2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下达了进攻命令。我父亲所在的第564团8连,是从西边城墙缺口攻进去的。当时,连队组织党员突击队,我父亲也在其中。突击队一举将红旗插上城头。我父亲说:“开始冲锋,我提着手枪刚刚爬上城头,觉得脖子麻了一下,好像被狠狠地撞了一下。也没顾得想,就带着大家从缺口冲进城。进入民房与敌人对射,我才发现自己浑身是血。我喊卫生员,他正在为一个重伤员包扎伤口。我过去找他要了一个绷带,捆了捆,就继续参战了。”他说完,屏息很久,好像在倾听什么。当年那凄厉的子弹划过空气的声音,会穿越历史吗?也许会。

1996年秋天,我去张家口寻找资料期间,特地在新保安停留。我父亲已于1980年去世,我很想寻访当年他的战斗足迹,看一看他的战友牺牲地,搜集一些烈士情况。我站在新保安中央的鼓楼上眺望,四周围墙保留完好,高度大概有12米左右。我站的地方,曾是国民党第35军指挥所。我从鼓楼下来,专门爬上西城墙去寻找当年进攻的突破口。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,城墙斑驳损毁,已经很难确认当年攻城的缺口了。

据战后统计,新保安战役全歼第35军军部和2个师以及保安部队共1.6

万人。我军牺牲800多人。我父亲所在师、团,保留的烈士名单比较详尽。在镌刻烈士名录时,我仔细地将他们排列好,以告慰父亲和可称作父辈的先烈们。

二

1949年1月14日早晨,慢慢升起的太阳出现在东方,蒙蒙晨雾渐渐散去。天津前线指挥部里,刘亚楼抬起手腕,时针终于对准了10时,他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,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发出怒吼,立即猛烈射击。当时,担任突击连的某部“红三连”已经提前冲入敌地堡群,正冒着弹雨冲向护城河。护城河虽然不宽,但是,因气候寒冷,都还结着冰碴。浮桥刚放下,就被敌人的一颗炮弹炸断了。不知是谁大喊一声:“共产党员下河,扛浮桥!”

有几个人立即跳下冰河,用肩膀扛起浮桥,后续部队从浮桥上跑过。敌人的手榴弹从城墙上扔下,在冰河里炸得“噗噗”响。用肩膀扛着浮桥的共产党员,不能躲,不能闪,直挺挺地看着手榴弹在身边爆炸。什么叫视死如归?站在冰河里的共产党员,做出了最有力的诠释。

向城墙缺口攀登时,第一名旗手牺牲了,第二名旗手接过来,又牺牲了,一班战斗组组长王玉龙接过来,终于将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头。他牢牢地将红旗插上城头,双手执旗,一条腿跪着,因为他的另一条腿几乎被打断。这个情景,就定格在历史的画卷里,成为无畏的雕像……天津攻坚战,共用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。

15日傍晚,北平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见到被俘的陈长捷。陈长捷说:“请告诉傅总司令,抵抗毫无希望。”21日上午,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,接受了解放军的和谈条件,北平守敌8个军接受我军改编。解放军经历了新保安战役、张家口战役、天津战役和丰台战斗,以7000多名指战员的牺牲,换来了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,共产党员的鲜血,抹红了华北大地的胜利曙光。

三

1997年7月23日,平津战役纪念馆

标题书法:李劲松

湘西的路

■谢森炎

一厘米,都如临深渊……

还有一次,车到砂子坡已是深夜,行至半山腰,突然,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将我梦中惊醒,剧烈的颠簸后,车身已横在一个弯道路边,车尾直接甩到了一棵松树上,若不是司机身手敏捷,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晚,岳父一直没睡,偎在炉膛边添了一夜的柴火。这些年来,只要听说我们在路上,没见到人进家门,无论多晚,他都绝不肯睡去。从我与妻子相识,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10年。直到2012年,龙山到永顺县的公路升级改造,才把这条龙蛇一般的公路拉直了稍许,其间有了桥梁和隧道,不再直接穿行于砂子坡这样的险峻山路,但从龙山到长沙的车程依然需要8小时以上。有一年春节路上堵车,车子走走停停,竟然走了20多个小时。

2016年9月,龙山至张家界高速公路全线贯通,这条高速公路像是一条玉带,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,壮观唯美,更主要的是把从龙山到长沙的路程直接缩短到5个小时。这条早在2010年就开始修建的高速路,建设的过程是何其艰难——单是连通龙山县到永顺县的龙永段,91公里的高速路上建有隧道19条、桥梁70座,穿山跨隘50余公里,最长的砂子坡隧道就有3450米。每一条隧道,每一座桥梁,其下方跨越的都是一个又一个“砂子坡”,没有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,没有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坚持,根本不可能实现。

高速通车了,山不再高,路不再远,但山区高速的缺点还是不少。2017年夏天,老家一位伯父去世,我坐飞机到长沙已是下午,因找不到班车,只好从长沙的同学处借了辆轿车,马不停蹄地

往湘西开。地图显示距离是492公里,车程6小时。开了3个多小时后,山区腹地天气骤变,瓢泼大雨下个不停。爬坡时,第一次体会到把油门踩到底的感觉,手中的方向盘似乎也失去了重量。一路上走走停停,到家已是凌晨3点,走了近10个小时。

无论是省道还是高速,每次回家或返程的艰辛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,让守在两端的家人提心吊胆。

2019年,组织上考虑我家中老人没人照顾,将我到东北调回长沙。这样,离家的路一下子近了许多。记得去年盛夏的一天,姐姐冷不丁给我发来一段视频,画面摇摇晃晃,是用手机拍摄的,举手机的人喘着粗气,想必是经过了一段剧烈奔跑。画面里,一个火车车头鸣着长笛,缓缓驶过一段在建的铁路轨道,轨道两侧围满了人,叽叽喳喳,兴高采烈,说的都是家乡龙山方言。姐姐在画外说:“看,龙山的铁路要通了,你们过年可以坐火车回来,还是动车呢!”

姐姐提到的那条铁路,去年初终于通车了。这条铁路像是一条奔腾的动脉,让全省最偏远的小县城南接长沙、北达湖北、西至川渝,一下子变成了湘西的交通要塞,人们的幸福感知提升了多少倍。这种幸福感,我体会得尤为真切。以前回家如临大战,如今到了周末,家里做什么好吃的,那边开始准备,我们这边订票出发,一家人在中午就能团聚了。家里老人孩子有个病痛,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到省城诊治。

我突然想,一条通往湘西的路,连通的何止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幸福感,这条通向山外的路,更是湘西人走出贫困,迎向富足的精神之路。



在大西北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,有不少地方都处于风口地带,全年8级以上大风一刮就是数月。一茬茬守防官兵在这里迎风斗风,用青春热血书写着奉献之歌。

位于塔城的铁列克提边防连营区内的一个篮球架,有一天突然被大风拦腰斩断了,折断的篮球架翻着跟头被卷出十几米远。如果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,巡逻路上的战士们须用背包捆绑住身子和战友一个串联起来,以防被风吹落山崖。

铁列克提边防连前哨班所在的位置风最大,俗称“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”。每到冬季,还会飞沙走石,让人睁不开眼。官兵到不足20米远的哨楼执勤,都要“手牵手、一起走”才安全。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,一茬茬官兵始终斗志昂扬,笑傲边关,在哨所门上有对联为证:战狂风斗寒魔谁与天穹争锋,保边疆卫祖国唯有铁连官兵。

博尔塔拉军分区的阿拉山口边防连,驻在郎库里谷地。这里8级以上大风一年要刮160多天,虽不及铁列克提风期长,但风力之猛毫不逊色。一次,战士小周刚走出哨所,就被大风刮倒在地,好半天爬不起来。官兵在这里巡逻执勤,常年饱受风沙之苦。

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伊力克边防执勤点,驻在叶尔羌河河畔。官兵每次出房门,都会被风吹个趔趄,到几十米外的河边上厕所,都跟打仗一样。

感受了边防的风吹,再说说这里的雪与水。

在班麻掌边防连、北湾边防连都有水上分队,边防官兵经常像海军那样驾艇巡航于祖国的界湖界河。在红其拉甫前哨班,一到冬天,战士们就得吃“冰水”。每次到河里掘挖冰块,再用麻袋运回哨所存放,饮用时就化冰取水。北疆的红山嘴边防连、可可托海边防连一直享有“冰窖哨所”的美称,到了冬季大雪封山,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,整个哨所都在冰雪的包裹之中。官兵们在这个时节执勤巡逻,自然十分艰辛。但行走在冰雕玉砌的童话世界中,心中也有几分诗情画意。

要说水源富足的还是库鲁木都克边防连,因为连队有一眼泉,据说很神奇。传说在元朝,蒙古铁骑东征西战,所向无敌,一支元军经过库鲁木都克时人困马乏,勇士们口渴难耐,四处寻找水源无果。时值4月,一名士兵忽然发现不远处,似乎有一点淡淡的绿,好奇地走近一看,土壤中居然点缀着野菜的绿芽。士兵拔出剑鞘,奋力向绿色中一插,一股泉水顺着剑刃喷涌而出。且不论这故事的虚与实,但见连队这眼清泉潺潺流淌,泉水晶莹透彻,据连队官兵说,泉水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。

连队驻在戈壁深处,一年四季难见太阳。五六月份,官兵们仍然身着棉衣保暖。因为寒冷,营区里最老的一棵树,树龄早就超过10年,树干却只有成人胳膊粗。战士们像护娃一样呵护着这棵生命树,用水架子撑着树干,用塑料布缠着树身,生怕它有什么闪失。

还有一个连队的风、水都挺出名,那就是驻在帕米尔高原的卡拉苏边防连。

那风那雪那边关

■边红星

这里的风,夏季平均在5级以上,冬季在7级以上,一年四季吼个不停。饮用水则要到40公里外的地方拉水。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生畏的地方,却被卡拉苏边防连官兵视为“风水宝地”,乐在这里卫国守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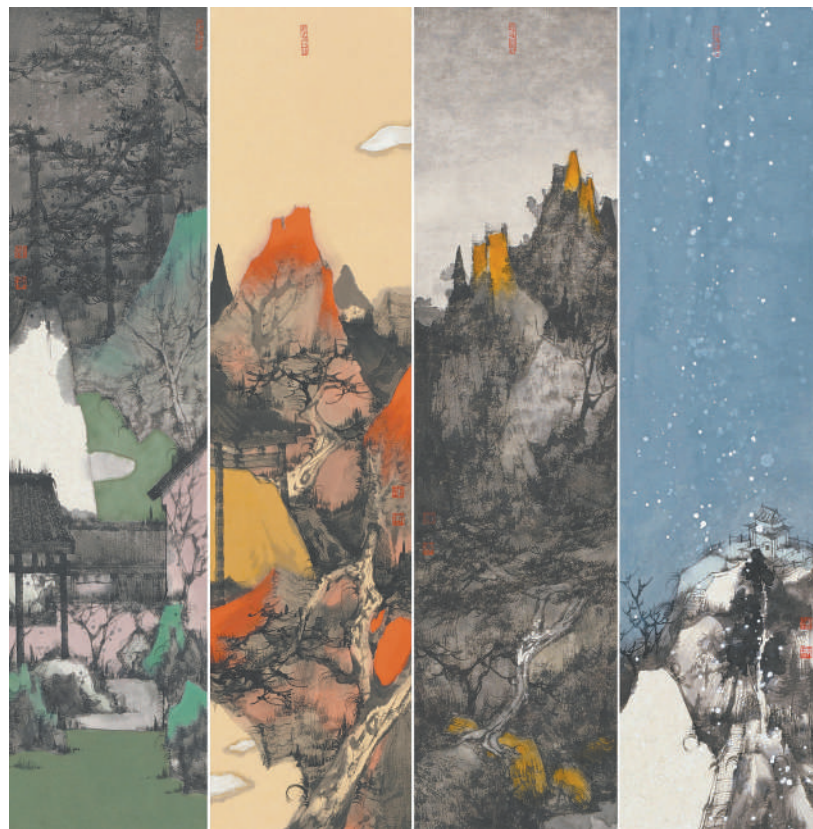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风太大,卡拉苏边防连每月至少要换上一面新国旗。时任指导员李俊曼把我领到哨所附近的河沟前,指着一个锈迹斑斑、重达3吨的立方体铁罐说,这原是山上前哨班的储水罐,从海拔5042米的山顶落到这里,完全是风的“杰作”。有战士则指着连队日光温室大棚上的20多个补丁说,这也是风惹的祸。前哨班坐落在山顶上,在哨所值班的副连长罗红华说,昨晚,风又把一扇门吹倒了。

卡拉苏这个名字,寓意“苦水”。连队驻地的水含氟量超标。1984年,连队两名干部和一名志愿兵因长期饮用河坝水患了白血病。从此,连队官兵的饮用水,需要从40公里外的地方拉上来。

在卡拉苏当兵,就必须适应这里的“风水”,就必须勇敢地同艰苦环境作斗争。为防止电线杆被吹倒,官兵为它支撑了三脚架;为避免冷风把树苗冻死,官兵给树身缠了两层面粉袋;为堵住寒风窜进室内,官兵给所有门窗缝贴上胶带。每周拉来水,先送连队,再送到前哨班。官兵住的每个房间都有水缸、水桶,战士们用洗完脸的水洗脚,用洗过菜的水洗衣服。夏天,洗衣服时用河水。冬天,大雪封山,水运不进来,只能融冰化雪……

尽管这里风大水苦,边防官兵扎根边防、无私奉献的豪情却丝毫不减。军医杨保盛在卡拉苏边防连没挪窝干了14年,翻译马木提江在这里工作了15年。指导员李俊曼是该团第二代守防军人,他的父亲李沛栋就曾在这一块热土上战斗过。

因长期经受风水的考验,官兵的脸、口、手、脚皲裂,关节炎频发,呼吸道感染,还要忍受水肿、雪盲、冻疮、摔伤等多种高原疾病的侵袭,但一代又一代边防官兵从没有退缩,越是艰苦越向前。从他们身上,我感悟到“风水”的另一种诠释:再大的风,再苦的水,再恶劣的环境,都敌不过官兵忠诚使命、卫国守防的精神。



四季(中国画) 刘宁作



长征

第5254期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力量

在40多年的军旅路上,我经历了很多事情:训练、施工、押运、作战、演习……但有一件事儿,让我永远难忘。

1994年8月,中央同意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。纪念馆由原北京军区牵头,会同北京市、天津市负责修建。我当时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,被抽去参加筹建,负责“英烈馆”的内容和布展。在两年多的紧张工作中,令我难忘的是搜集整理出的7030名烈士名录的经过。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,都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,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一阵阵湿润。尤其是想到在这份烈士名单中,仍有391人没有下落……

一

投入工作后,我在中央军委档案馆查到1949年4月的一份《平津战役情况统计》。那是一份详尽的数字表格,其中包括“阵亡、伤送、病亡”等细目。按照原总政治部和民政部对烈士的界定,确定了我军在平津战役中共牺牲7030人。这个数字比较准确。负伤3万余人这个数字也可印证。

在两年多时间里,征集人员的足迹遍布23个省市自治区,接触了当年参加过平津战役的300多个团以上单位和2500多名各级指挥员。为查寻烈士名录,我和其他同志一道查阅了29个省市自治区民政厅的400多卷《优抚登记册》。先后跑过天津烈士陵园、张家口烈士陵园、华北烈士陵园等地。

7030名烈士,主要牺牲在天津、新保安、张家口。在北平牺牲的人员,第42军数量较大,他们先后在田村、五棵松、丰台等地与敌激战,以牺牲312人的代价占领了丰台,切断了北平25万敌人的退路。第48军负责扫清北平西部的国民党军据点,在攻打麻峪村东碉堡的战斗中,5名解放军战士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生命。当地村民怀着崇敬的心情,将5名烈士遗体安葬在麻峪村东。我到麻峪村东,在烈士墓前矗立,从妻妻芳草中仔细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。秋日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训练场的沙(外一首)

■王方方

整理灯光,启程的号角
灌满风声
此地的沙石,是道别一年的老友

运笔需要功力,也需要天赋
为了写好“实战”两个字
我和我的战友需要
一百八十个日夜的反复馈赠

胸膛蕴含惊涛骇浪
也吸纳黄沙
纵使穷途,纵使困困
漩涡中锻打出来的
始终是一枚希望的火种

老兵的伤口

深浅不一的痛,在夕阳里
延伸,装填的要领、瞄准的角度
和行驶的方向
伪装网下,故土深处的苏醒
扎根手心,阵地
倒映着寂寥的稻香

领地高过羽翼,旗帜归于内心
训练时,伤口
更湛蓝,更清激
老兵从热烈的高原上
抽出身,让疼痛
成为武器或胜利的一部分